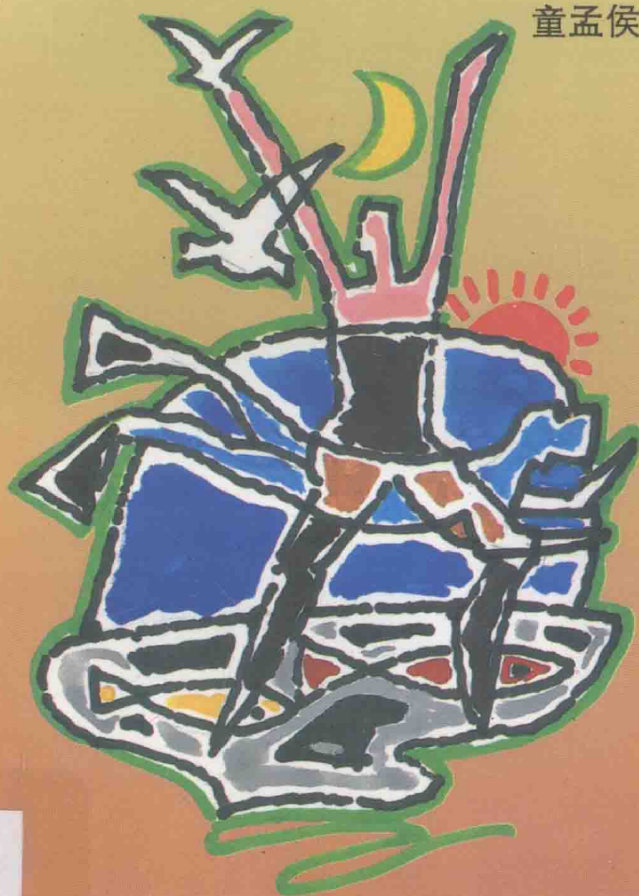


基诺啊，基诺

童孟侯 著



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诺啊,基诺/章孟侯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6.8

ISBN 7-114-02321-9

I. 基… II. 章…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779 号

基诺啊,基诺

JINUO A, JINUO

童孟侯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3 北京和平里东街 1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云浩印制厂印刷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6.625 字数:151 千

1996 年 8 月 第 1 版

1996 年 8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8.50 元

ISBN 7-114-02321-9

I · 00006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带着“海味”的报告文学集，以细腻动人的笔触描绘了一些海的儿子，其中有海员、潜水员、航标工等水运战线上的感人事迹。

序

童孟侯是海员出身的作家，他的散文、小说、随笔、报告文学作品几乎都沾水带海。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称自己是个“喜欢挤五等舱”的人。童孟侯则不用挤，他就生活工作在“五等舱”：当水手、当机匠、当航标制造工、还当过灯塔安装工，所以十多年前当他拿起笔铺开纸的时候，他不习惯写顶天的伟人是很自然的，他喜欢写那些生活工作在远洋、海运、航道、救捞、港务、海监第一线的“小人物”，即使这些“小人物”后来或者已经是劳动模范，仍然只能划归“劳动”阶层。

童孟侯的报告文学不是那种气势宏大的全景式的俯瞰式的，而属于清新别致，富于故事性和人情味，并且描写细腻带有较重抒情色彩的纪实文章。他每采访一位就要记下厚厚一本笔记，每写一位总是含着热泪，每写完一位就和文章的主人翁成了好朋友。童孟侯的创作态度是认真虔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众多的海的儿子，也是在写他自己。

和海结缘，结的是男人缘，也是辛苦缘。童孟侯笔下的主人翁，有的已经闪烁出越来越辉煌的光芒，比如：包起帆、朱永海、蔡康励；有的却已经永远地被大海拥抱，别离了生命的泊位，比如：严力宾、陈东海、张洪涛、季开华。文章中的许多位主人翁堪称交通战线的功臣，因此，出版这本带“海味”的报告文学集《基诺啊，基诺》，记录这些功臣的甜酸苦辣，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会有众多读者的。

托尔斯泰曾经预言：“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将不再虚构文艺作品。作家们，如果将来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

人喜闻乐见的东西。”是的，真实的生活往往比精心虚构的小说更精彩。我们热诚希望出现更多反映交通职工精神风貌的优秀纪实作品，也希望出现更多象童孟侯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海员作家，公路作家，以推动祖国的交通建设。

李维双

1995年12月20日

目 录

1. 基诺啊,基诺	1
2. 小屋,在黄浦江苏州河口	19
3. 圆岛协奏曲	29
4. 你还饥饿么,船长	49
5. 海之魂	64
6. 另一个句号	74
7. 妻被烧死的水手长	78
8. 过河小卒	87
9. 没有你的日子里(两则)	103
10. 梦在彼岸	111
11. 有这么一位丈母娘	119
12. 毛毛敢死队	132
13. 孤岛之光	145
14. 雾漫拂晓天	156

基诺啊，基诺

天使说：创造这么一个样样都美丽的国家，不太公平吧？

这传说，在马格达雷那河里流淌着不止一千年一万年了。那天，几个天使赶来看热闹，上帝正创造着世界呢。上帝边干边说：“这个叫哥伦比亚的国家，让它有峻秀的山岭，不必太高，刚刚好。对，草木翠绿，还要四季常青。河流不但多，而且宽广……”

一个天使在边上问：“创造这么一个样样都美丽的国家，不太公平吧？”

上帝挤挤眼：“噢，别忙，你瞧我还要做些什么。”

后来，河流还是多，还是宽广，但特别浅。河水到处泛滥，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哥伦比亚年年水灾。唉，都是那个多嘴多舌的天使，上帝创造我们哥伦比亚，管你什么事？

公元1985年春，马格达雷那河大水汹涌，堤岸冲塌，土块卷走。地之不存，路将焉附？高速公路曾经退，退，如今面临第三次浪潮，还第三次退么？那是从港口城市巴兰基利亚到首都波哥大的。好比上海到北京。命脉！

河水才不管命脉、动脉什么的，开始大口大口吞噬附近的

小村小镇。报纸天天报急。老百姓找总统请愿：你是我们选的，救命哪！

总统不拍板也得拍板。不能堵，赶紧疏。在拉斯加萨斯（那儿是陆地）开一条长4公里，宽50米的人工河道，引走河水，缓解险情。保住农庄，保住高速公路。向全世界招标，谁快谁干！

霸占哥伦比亚甚至全南美疏浚市场的，何许人也？美国。挖泥船就泊在马格达雷那河，又大又新又先进。还有荷兰。它有一半国土低于海平面。筑坝、填海、挖泥，拿手好戏。疏浚能力誉满全球。中国就买过荷兰30艘大型挖泥船。还有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富翁。

没想到投标会上挤进一个黄种的——中国东方海湾开发公司。哈罗，知道哥伦比亚签订合同的规矩吗？告诉你，第一，合同正本仅仅一份，属哥方保管；第二，合同用西班牙文书写；第三，合同解释权在哥方；第四，哥方有权单方面废除合同；第五，干坏有罚，干好无奖。哥伦比亚才不劝你“三思而行”呢，讲得截铁斩钉：干就干，不干另外找。

这哪象双方平等地签订合同，这门子“恋爱”说吹就吹。原来，哥伦比亚长期受人欺凌。刚解放的奴隶自尊心强。中国人能体会这种滋味。

东方海湾开发公司毫不手软，而且边投标边横跨太平洋往哥伦比亚调遣挖泥船。冒险，太冒险！我们民族可没有这种习惯。什么是习惯？干多了便成习惯。无数“试试看”之和就是胆量。现代人基本素质正是冒险、进取、创业。懦者才不敢冒风险。东方公司专找胜者较量。

东方公司果然中标。荷兰、美国、联邦德国榜上无名。没料到，失算了。于是，嫉妒不管什么国度。国外疏浚市场也兴搭卖风，要买成功么，也得买点诬蔑去。隔天，哥伦比亚政府就

接到新闻界控告：中国的船员素质差、船舶差、船上设备差，何以担此重任？

工程运输部长犹豫不决，难道上当了？

现在不是黄婆卖瓜的时候，虽然中国挖泥船在南美洲干下许多漂亮的工程。东方公司即刻派员赴墨西哥，4天之内带回4份证明。墨西哥石油公司证明：中国挖泥船专业技术好，效率高。墨西哥移民局证明：中国船员素质好。墨西哥国家银行证明：中国信誉可靠。墨西哥驻哥大使馆再证明上述证明乃有效证明。

东方公司不紧不慢地问：“要不要开个记者招待会？”新闻界客气起来：“不必了吧。”

谣言最没骨气，它踩不死你，就跪在你面前。

高淘汰的时代呵！

悉悉里奥说：求求你们住我家吧，我不要房租，要用砖，就拆我的墙。

1985年8月7日，3艘中国挖泥船拖着长达两公里半的输泥管，浩浩荡荡到达哥伦比亚，闯进一个芦苇纵深的荒滩。都说美国人最刻苦勤奋。美国船员说：“让我们开这河，下班后必须在宾馆下榻”。中国船员呢，就在甘波村安营扎寨。九十名船员东一间、西一间，租了村民八间房子。

整个甘波沸腾。“基诺！基诺（中国人）！”里三层外三层，将船员团团围住。出去办事，小孩儿还非得让“基诺叔叔”拉着手一起走。哭笑不得。这不是存心围观吗？中国人有什么好围观的？再一想，矛盾转化，中国人现在是外国人了。

民以“饭”为天。船员们看见面包，喉咙就象卡住似的。必须立刻做饭。食堂就借悉悉里奥大叔家。这位甘波市前市长把船员领到后房，指着墙壁：砌灶头要用砖，拆我的墙好了。

一只崇明式的三眼灶砌起来。一眼煮饭，一眼炒菜，一眼熬汤。烟从烟道里袅袅而出。

第二天，哥伦比亚各报头版巨幅新闻照片：热气腾腾的三眼灶，地道中国式。闻所未闻。谁都新鲜。多少哥伦比亚人老远赶来包围了食堂。“基诺”真妙，灶头能拔风，把烟捅出去……

不日，《国家报》又披露开河工地指挥部领导姓名：张建华、顾连生、綦申乐。张是老板，还有两位反正都是“海菲（头头）”。年龄，清一色的“老三届”。后来补念的大学。

三位“海菲”正和大伙儿一起蹲在地上吃饭。没有凳子，没有桌子。锅是刚借的，勺是刚打的。一百粗碗一百盘，也是刚买的。重尝“插队落户”滋味。

甘波人也蹲下了：“基诺兄弟，弄一口尝尝，你的蕃茄蛋汤……”哈，中国菜名不虚传。鲜哪！

谁不爱尝个新鲜？蚊子也不例外。傍晚，蚊子开始袭击异乡人。船员们纷纷进屋。屋内，铁床、蚊帐、壁虎、蛛网。哪来的空调。一分外汇没创，怎能先享受冷气开放？于是，八间房都启动吊扇。谁知这一开到工程结束再也没关。正宗热带。赤道打哥伦比亚脚上过。太阳初出 33 度，“千山万水如火发”。正午 43 度。从早到晚大汗淋淋。一天只有一趟小便。工地虞医生的体温表最低甩到 37 度，再也下不去。

此地常停电。一下子热醒熟睡的船员。此地还常断水，断则三星期，只好一桶桶到河里去扛。水晃到地上，汗滴进桶里。唉，盼不来的秋天。四季如夏！

90 个人谁没有怨言？可谁也不说怨言。公司总经理殷习勤临行时的关照还在耳边：“你们是干活去的，不是度假去的。要发扬东方公司精神，为祖国争荣誉。不能丢脸，也不能丢人。以前船员到希腊船上劳务出租，竟有人溜了。堂堂正正走嘛，

干嘛溜？同志们！我在你们的担保书上一个一个签了名，我信任你们……”

从此，食堂炊事员凌晨3点起床。从此，食堂饭菜天天更新。就说早点：牛奶、面包、豆浆、菜汤面、油条、糖糕、天津饼、馒头、肉包子、水饺、蜂糕、煎包……轮着吃，转着吃。

悉悉里奥大叔一眼就爱上“基诺”小伙子。房间、橱柜、箱子的钥匙，统统交给船员代管，外加两把手枪。大叔，是不是过份了？是不是无缘无故的信任了？

听说食堂嫌小要搬走，白发苍苍的悉悉里奥大叔呜呜地大哭：“求求你们住我家吧。嫌房租贵是吧？我不要房租！求你们啦，千万别搬走呀……”

卡斯特罗说：行啊，今后测量图纸就以中国的为准。

荒草萋萋、芦荡纵深的拉斯加萨斯，如今哥伦比亚全国瞩目。这儿，一块狭长的土地将消失，代之以一脉长长的流水。能成功？中国是不发达国家。三艘挖泥船漂洋过海，盐水泡烂了甲板，海浪冲净了油漆，部件都锈死了。“基诺”正火速抢修。

盛泥的泥塘怎么这么低？快点加高。通知哥方工程处，请立刻派推土机来推土。司机说：“立刻去。”结果等到天黑都没有来推。去查问，司机一摊手：“哦，推土机把我忘了。”原来如此！人和物。主和宾。偶尔换位也很诙谐，不是吗？

最棘手的是输泥管。两百节。每节二吨半。共500吨。5000只大螺帽。浮管在水上衔接。岸管在滩上拼拢。到工程处去要铲车。司机柔柔地回答：“马尼亚纳(Manana，明天)。”只好翌日清早再去。司机又笑脸相迎，说：“马尼亚纳。”还是明天。隔日三顾工程处。没铲车吊车也行。两位司机同时答复：“马尼亚纳。”哥伦比亚人那样向往明天，“基诺”更注重今天。赶紧抬，赶紧扛。看在滂沱的大汗和红肿的肩头份上，一条钢铁的

长龙卧倒在荒滩上，静候东风。

8月18日，工程运输部长下达开工令。他自己驾着直升机在拉斯加萨斯上空督战。照相机、摄像机云集甲板。我挖泥船一艘开道，两船跟上。古代打仗惯用的阵法。一声轰鸣，钢桩插足水中，绞刀飞舞，输泥管立刻抖擞，泥浆喷涌，拉斯加萨斯的土地，通过管道开始往几公里以外搬迁。天上看得一清二楚。

直升机“哗哗”地笑着，走了。记者们合上镜盖，走了。开工成功。

幸亏都走了。没挖几天，绞刀的转速越来越慢。日产土方量越来越少。一天只前进两公尺。主机，正常。辅机，无恙。抬起绞刀一看，是芦苇。把绞刀死死缠住包住捆住封住。用棒撬，用手拉，费九牛二虎之力弄干净。没挖一刻钟，又缠住又包住又捆住又封住。第一期工程干不了，第二期河床加深工程便无望。

停工。张建华老板挽起裤腿，拿起大刀，跳进一人高的芦苇荡。全体动员，清除芦苇。哗啦哗啦。用刀割，用刀砍。哥国芦苇者，小竹竿是也。又粗又韧。七八刀才倒下一根。哗啦哗啦。哪象航道工，倒象伐木工。

船长扔下大刀。拔！嗨哟嗨哟。吼七八声拔起一根。惊动了上夜班的蚊子，一团团往身上撞。浅尝辄止。吸一口换一个地方。手往脸上一抹，就捻下五六个蚊子。喜煞了饿肚子的蚂蚁。哥国的蚂蚁不是吃素的！把人绑在树上，蚁群可以把人全盘消化。

肉被咬血被吸不在乎。进度被拖事关信誉。罗大副灵机一动：火攻。浇上废柴油，燃起熊熊大火，把芦苇杆烧尽，然后再拔去残根。

进度又上去了。

经我方测量船测定，挖出新河道符合设计要求。哥方工程处也派测量船尾随，监督施工。“基诺”挖掉八仙桌那么大一块泥，就得给一元美金。真家伙的。给不给，给多给少，依据全在测量图纸。哥方测量船也测量。

东方公司可不是“即兴企业”。八十年疏浚史。两份图纸孰精孰真，请卡斯特罗评判。

不是古巴大胡子卡斯特罗。工程处的“海菲”卡斯特罗。一米八〇。头戴日本式工作帽。行家。他把两张图纸摊在一起细看。心里暗喜：精度还是人家基诺的高。便决定道：“行啊，今后测量图纸就以中国的为准。”

“管中国人干的工程，我心里宽宽的。”卡斯特罗对记者们这样介绍。《加勒比海报》通栏标题报道：基诺占领了甘波！

顾连生急了，总编先生，这“占领(Ocupar)”二字容易产生误会呢！

评论员说：将有一批小“基诺”问世。将有一批美女被带走。

晚饭后，照例是中国江南传统的树下纳凉。矮凳。短裤。折扇。再加山海经或谓龙门阵。

未几，一辆客车刹在道旁，跳下十来个美貌女郎。银铃般笑声，薄雾般衣衫，花粉般浓香。天黑了还来看“基诺”的热闹，真是的。一位带队的大汉走来，叽哩呱啦说一通。小潘双目呆呆的。不懂，西班牙语。

大汉手舞足蹈吃力地比划起来。小潘他们立即破译了大汉发送之代码。哑语通用全球——想玩姑娘吗？都是巴兰基利亚市选来的美女。两百比索一夜。不贵……

心惊脸不能惊，赶紧用板桥先生“难得糊涂”之计。纳凉的全都摇头，西班牙手语中国人也不懂。

大汉急了，拍拍腰间的手枪（别担心，我做你们的保镖），又扯扯自己的裤子（就这样干）。路旁妓女们色迷迷的目光撵也撵不走！

你不走我走。老罗摇摇头表示仍不懂。然后，站起身伸个懒腰。小潘小邹也忽然打起哈欠，一个个进屋睡觉去了。门外的女郎咯咯笑，基诺把门都拴上啦！她们很懂基诺的“不懂”。

隔日，房东悉悉里奥大叔递来一张报纸，那上面有评论员的文章，大叔念道：“将有一批小基诺问世！将有一批美女被带走！”

去年，离甘波三十公里的上游，美国挖泥船前来施工。结果，真结了果：留下一条挖深的航道，也留下许多找不到爹的小美国人。当地的漂亮姑娘被带走不少。所以，依此类推，基诺也——

船员们正色道：“我们只会留下美德，不会留下孩子。”悉悉里奥大叔不信。各贝、阿渥斯都、安哥拉、胡安都不信。七情六欲十三种，谁都不缺。

光阴荏苒。10个月之后，甘波村信了，哥伦比亚服了。基诺有绝妙的分寸感。也和姑娘交谈，也和女郎跳舞，但从无半点“犯规”。甘波的男人们都到委内瑞拉做生意去了，男女比例1：7。基诺们又散居8户村民家。

敬重人的得到敬重。顾连生走过教堂，胡安跟上来：“顾，明天巴市有中国杂技团演出，我请客。”

胡安是开河指挥部聘用的当地司机。顾连生对他摆摆手：“有什么好看的。”两人并肩走过一间民舍，顾师傅和许师傅正在打太极拳，四周围着许多甘波人。顾连生打趣道：“你看看，中国人都有功夫。”说着，两臂在胸前乱挥一气，嘴里大呼：“嗨！嗨嗨！哈！哈哈！”

大个子胡安面有惊色，连连后退：“基诺功夫名不虚传。”

顾连生仰头大笑。老天爷！他从没练过一分钟武功。

胡安神秘地凑过来问：“顾，你们为什么没有性欲呢？一个月打一次闭锁针？”善意的侮辱！顾连生狠狠瞪了他一眼。男人在产生性欲前，当为心灵之美所迷醉，当怀有极大的道德责任！这个胡安，跟他怎么说得清。顾连生举起单掌，说：“功夫人不涉此道。”

哦。胡安若有所悟。

晚上，房东们过来旁敲侧击。安哥拉大嫂问：“罗，你有几个小孩？”“1个。”

“綦，你有几个小孩？”“1个。”

“潘和邹，你们两位呢？”“1个。”“1个。”

安哥拉大嫂眨眨左眼，狡黠地说：“不不，你们串通好骗我。都是1个？”

接着由罗大副发问：“安哥拉，你有几个孩子？”“5个。”“胡安，你有几个？”“我吗，当教师的老婆养4个，当理发师的老婆养5个。9个。”

“各贝大嫂有几个小孩？”“各贝养了7个。她是第7个老婆，她男人共有38个孩子。”

哈哈……老罗笑出了泪：“不可能，不可能！”

夫妻孩子。这边 $1+1=1$ 。那边 $1+7=38$ 。其实，两道等式皆成立。这边那边都真诚。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谁对谁错，眼下还真不好说。法律告诉中国人，一夫一妻。计划生育。传教士告诉哥伦比亚人：节制生育有罪。

一个清晨，顾连生急匆匆找到司机胡安，指着路过妇女那高耸的乳房，请他帮个忙。

胡安喜出望外：“顾，忍不住了吧？要大奶子的女人，包在我身上。”

“No, No,”顾连生作了个挤奶的动作。胡安睁大眼睛：

“要奶牛?”

顾连生使劲摇手。阴差阳错搞了半天,胡安才领会是要人奶,满心疑惑地弄来一小盅人乳。原来是轮机员老王烧电焊烧红了眼睛,用婴儿吃的母乳一抹,眼睛消炎去肿了。

啊!胡安一拳砸在自己脑袋上。

不过,说没有一个“小基诺”诞生不是实话。好几对年轻的甘波夫妇,为表友谊,把自己的新生儿起名叫:基诺。

至于“带走美女”一说,美貌的玛丽雅倒主动申请过“带走”,想到东方公司供职。凭水手们观测晚云的敏感,玛丽雅是诚挚的。可是,玛丽雅姑娘!这当口把你“带走”合适吗?

还有,市长的女秘书一眼相中测量员龚继成,他是个大学毕业的斯斯文文的“眼镜”。秘书小姐专派六名姑娘前来打探作媒。秘书小姐,怎么跟您说呢!小龚先生更喜欢本国的姑娘,他不想把您“带走”哟。

张老板说:立刻关灯,立刻停机,全体趴下。我报告“波里西亚”!

拉斯加萨斯开河工程一米一米向前进展。新河道的“河头”已经活龙活现。两艘挖泥船一前一后,绞刀不息。另一艘到那头挖,合而歼之,会师之时即凯旋之日。

绞吸式挖泥船的运动如汽车前窗的拨水器似的,一左一右呈扇状前进。船头一会儿冲向左边皮绒村,一会儿移到右边对准奶牛场。一拨一拨向前推进。

傍晚,船左侧的皮绒村亮起点点火把,又传来隐约的呼叫声。是村民在开篝火舞会,还是向我们呼叫致意?来而不往非礼也。船员们向皮绒村方向直招手。

夜九点一刻,皮绒村里火把越来越多。砰!一声枪响。哥国许多人有枪,也许是喝醉了乱放。但曹大副很警觉。

砰砰叭叭！子弹对准挖泥船飞来。哗啦，左舷玻璃粉碎。噓噓刷刷！子弹横穿驾驶室。不好，有人偷袭挖泥船！

曹大副拉起高频呼叫：“指挥部，指挥部，叫张老板！”

“我是张建华，什么事？快说！”

“我船遭到枪击，左舷玻璃已打碎。枪是皮绒村那边打来的！还在打，还在…”

“立刻关灯，立刻停机，全体趴下！我马上报告‘波里西亚（警察）’！”张老板竦然心惊。九十名船员是他带出国的。子弹不长眼睛，万一有个意外，怎么交帐？

指挥部隔壁的警察所只管甘波，不管皮绒，当即向巴兰基利亚市警察局呼救。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连夜出击，把皮绒村团团围住。枪声停了。

卡斯特罗赶到挖泥船：“人伤着没有？”

张老板忿然指出：“我们是来开河的，不是来开战的。哥方必须赔偿一切损失。”

卡斯特罗轻轻按着双手：“一定赔偿。会处理的。”

武装警察冲进村，缴了开枪人的枪。那个醉醺醺的领头汉子强硬得很：“我们祖祖辈辈住在皮绒村，看我们穷就好欺侮？基诺的挖泥船要挖掉我们村。我们点火警告，他们不理！”

啼笑皆非。开河导流，抢险救涝。犯不着老远的离开老窝去挖别人的老窝。黑色幽默？算它是黑色误会。

那带头打枪的说：“不，我亲眼看见船头对准皮绒。”

没法子，秀才碰到兵。只能从绞吸式挖泥船扇形横移工作原理讲起。打枪的不吭声了，他把帮穷说成欺穷。

哥国安全部传讯皮绒村村长：“再发生开枪事件，先请村长先生蹲大牢。”

村长一耸肩：“不再发生。我脑袋作保，还不行吗？”

一个警察送村长出来，咬耳朵道：“先生，基诺个个有武